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二回 楊么為父母受刑 馬靄救朋友陷獄

話說楊么見遺累父母在獄受罪，因哭對眾人說道：「官府所重者，是我一人。我今挺身投到，自然釋放我父母還家。」眾人再三勸他莫去，楊么不聽，遂拜託眾人道：「我此去自然換回父母，只這包裹入了公堂，見了父母，恐一時不便授受。我今將包裹並槍留在列位處。包內是人相贈的路費，等我父母來家時，乞列位付他過話。」說罷，向眾人便拜。眾人聽了，無不淒然欲淚，俱滿口應承，攙扶起來。楊么欲走，卻想起馬靄，要與他說話，四下一看，並不見有，忙問眾人道：「回來這個兄弟，列位可曾見他走往那裡去了？」眾人說道：「這黑漢實有些賊相。見你有這般事，恐怕纏身，方才不等聽完，就出村去了。」楊么笑了一笑，只得別了眾人，一徑入城。到了府前，見懸著一面大鼓。急走到鼓下，捏起大拳，連捶幾下。衙中人慌忙趕出來，喝問道：「你這人有甚冤枉事情，便來擊鼓？快些就縛，等相公出來審問！」楊么道：「你去對相公說，我是楊得星的兒子楊么，自來投到，代父母出獄。」衙門人一時聽見說是楊么，各暗暗吃驚吐舌。內中有認得的，連忙近前說道：「請立在此，我即去傳稟。」遂暗暗著人看守，即奔入去。這知府在內，忽聽見外面有人擊鼓，知有冤枉事情，忙走出來，立在後廳，著人排衙審理。忽見幾個衙役跪近前來，跑稟道：「報相公得知，今來了鬧東京、劫府堂的楊么，在外要見相公。」知府突然聽了，連忙入內，將門掩住，用手招呼那報事的來，問道：「他帶領多少人眾到此？」衙役道：「並沒人眾，只得一個來擊鼓。」知府想了想，道：「他來擊鼓，便不是倚強逞凶。你可曾問他，要見我做什麼。你也就該回他了。倘弄了進來，一時難打發出去，這不是要！」衙役道：「小人先前見他說出楊么，卻也吃驚，只是大著膽問他。他說自來投到認罪，要相公放出他的父母。」知府聽了，一時歡喜。便想出一個主意，即叫傳眾衙役進來，吩咐道：「聞得這個楊么，千人莫近，萬夫難敵。現今東京懸賞，有人擒得楊么者，官加大職。今日難得他自來投到，實是本府功名顯達之時。為今之計，只可軟取，不可力求。須如此這般，我叫打便打，我叫夾便夾，你們須要盡心在意。」眾役齊聲答應。即一面坐出堂來，一面著人叫請。

楊么走入，看著堂上，已不是前番審問他的這個知府。知府見楊么走到階前，連忙立起身來，滿面笑容說道：「本府久聞義勇之名，充盈滿耳。今日到來，宜該下階相見；因是公堂，恐人議論。適才衙役傳進，是為父母挺身來見本府，甘心救出，不獨義勇，抑且大孝，是個孝義智勇兼全之人，實今所未有。」因吩咐衙役道：「你們快去請出楊義士的父母來，本府當堂釋放回家，完他一段孝念，便好安心領罪。」楊么聽得滿心歡喜。不一時，兩個老年人一齊走出。楊么忙上前抱定拜倒，叫聲爹媽道：「孩兒今日回來，指望拜見爹媽於家中，誰知爹媽為孩兒在此受罪，心如劍割，特來自投，換爹媽還家。」老夫婦見了楊么，一時驚喜，悲歡了半響，方說道：「自兒遠去，我兩人淚眼常盈。得聞大赦，知汝不負，是以魂夢也想你到來。不期賀太尉懷恨未消，將這路遠難稽的事，使我二人破家被陷，將謂老死禁中。願兒不來踐約，誰知你今果來踐約，要救我二人出去，實是你的孝念，卻又添了我二人一段憂苦。今我二人不過是形衰垂朽，旦夕溝渠，死何足惜。你若輕生，豈不誤前程事業？你還出去，等我二人坐在獄中。」說罷，二人哭不出聲。楊么聽到傷心，不禁失聲大慟，又連忙勸住父母道：「孩兒犯法，今已甘心領罪。今蒙相公憐許，爹媽不必過傷。」知府忙喚楊得星夫婦上來，說道：「前因拿不著你的兒子，故此將你二人監禁。他今念你二人年老，特來投到換出，實是他的孝念，本府已自慨許，可速去還家。」遂叫人領出。二人沒法奈何，只得拜謝。走到楊么身邊，不勝痛哭，一時三人俱哭成一處。知府忙說道：「你兒子要做孝子，宜該完他心志。怎如此悲啼，作兒女之態，亂他心曲？」向衙役丟個眼色，衙役忙來扯領二人走去。這是楊么救父母，府堂大分別。

楊么見父母出了府門，連忙止淚，暗暗歡喜，立在階前。知府忙笑說道：「本府目擊悲傷，亦為酸鼻，意欲因孝徇情，須知有責任之苦。今義士孝念已盡，只得屈入獄中，申明上司定奪。」楊么道：「蒙相公憐釋，我已安心受法。」說罷，要入獄去。知府笑說道：「朝廷法令，獄中豈無縲紲之係，只得要義士屈從。」因吩咐衙役道：「他是個孝子義士，今來安心領罪，本府甚是憐念。若不是上了刑具，異日上司聞知，恐有不便，你們只從輕罷了。」眾役應了一聲，便有幾個積年上刑具的老手，走來將楊么手脚輕輕套入。到了好下手的所在，霎時收緊扣住，竟將楊么雙手相交，兩腳合併，直律律的站立，就如獨腳鬼一般，寸步難行，身子略動一動，便要跌倒。楊么總不在心上，由他處置。知府見已中計，滿心歡喜。即便坐下，在案上連拍數聲，大怒喝罵道：「你這好大膽的狂賊！罪犯彌天，百身難贖。朝廷到處擒拿，怎奈鬼藏狡窟魑魅潛形。豈知惡業易盈，天必敗露，故陰驅陽遣，使汝丑形畢露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豈容逃遁哉！」叫左右：「與我法必盡法，刑必極刑，慢慢推敲！」眾役吆喝一聲，將楊么推倒在地。一時間，笞杖鞭撻，夾拶敲籠，無一不用。楊么只含笑受領，直打得皮綻肉飛，血流四溢。知府連忙喝住道：「本府擒獲巨盜，除了朝廷大害，不久位至台臣。也須留這賊飛報上司，托他上表，然後正法可也。」固叫禁役近前，悄悄吩咐道：「可將楊老夫婦另自鎖禁，休使這賊曉得。」禁役遂將楊么推入獄去。知府然後搖擺入內。

且說這馬靄，當時立在楊么身後，聽見鄉人說出陷在獄，又見楊么痛哭起來，便叫聲：「可惱！」轉身直竄出村去，道：「可不乾鳥氣，兀地求告！只灑家兩板刀砍入討還他，沒恁胡亂遲跳烏湖勾當！」便一路唬嚇問人，找入城中。只東西亂撞，便撞到一個衙門前來立著。探頭看入裡去，只靜悄悄地，便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兀的沒恁開封府堂忙亂，鬼也沒，只鳥般躲，禁不的灑家兩板刀，砍出送還不迭。」忽見背後有一人走過，手中提著一筐漿食，往側首走去，他便跟來。只見這人向一間門口，往小洞中送進。馬靄只兩眼射入，卻見洞中藏著許多人在內。一時看得快活道：「兀的不是怎麼悶閉人的鳥監？他兩個在內，灑家休驚他做準備，且尋碗酒吃，赫赫赤赤地來。」便轉身尋到一個店內，亂叫：「酒肉灑家吃個飽！」店中人見了，忙來小心服事，要使他開口，歡喜出門，才是造化。只酒熱香，一替替搬來，果吃得馬靄十分快活，卻留心不敢吃醉。便起身摸出一塊大銀，往櫃上丟去，道：「灑家明日來吃總算。」便跨踏出門。

此時已是點燈時候，他便立在街中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兀地赫赫，鳥還沒宿，可不惹肝氣！」便火雜雜又東西亂撞了一回，蹺到衙來，閃立在黑影處，只緊對著小洞門口。立不一會，忽外面篩起籬來。馬靄道：「可不嚇了灑家！」忽又敲起梆來。馬靄道：「恁地準備，也要著灑家手！」便在腰間取出板刀，道：「偌多時沒用，只今叫你吃頓飽！」便大踏步竄跳到門，吼叫聲，只一脚踢下門來，掄動兩板刀，直砍進去，大叫：「楊老公婆，悶閉恁地！」此時監內獄官，正坐在那裡查點罪囚花名總簿，大門只封鎖牢固，名禁役自去上重犯的刑具。被馬靄出其不意踢開，直搶到獄官案前，手起處，已砍刺了三四個禁卒在地。向著獄官大喝道：「灑家刮地雷黑瘋子馬爺爺到來，恁麼鳥官，敢大喇喇地坐，沒送人去！」說罷，一刀砍來。這獄官正在燈下點看名簿，突見一人趕來，砍傷禁卒，大聲喝罵，知是強人劫獄。一時無備，只嚇得屁滾尿流，急忙裡逃躲不及，見刀砍來，即往桌下一鑽，朝著馬靄磕頭如搗蒜般，只叫：「爺爺饒命！」馬靄大笑道：「今日恁般有官拜灑家，灑家不殺，只自快爬跳出。」獄官見他喜歡奉承，只得大著膽，鑽出桌外，不敢抬眼，只伏地搗磕。馬靄便笑嘻嘻走來，坐在椅上，將兩板刀放在桌旁，喝問道：「兀地鳥官，幾大前程，恁麼職分？」獄官在地答道：「小官沒有品職，是個未入流。」馬靄道：「只恁『未入流』敢也是絕大官名？恁這『未入流』，躲此做甚勾當？灑家只恁坐地，敢也似個『未入流』麼？」獄官見他不曉得官名貴賤，便抬頭看著說道：「小官做這『未入流』只管監中罪犯。爺爺這般坐著，實像個『未入流』。」馬靄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恁這呆鳥，是前邊的『未入流』，灑家只今的『未入流』，可也是一流人。便觀同官面皮，饒跳起來，只將管轄悶閉罪犯，逐個叫出，灑家要放飛兩個脫跳。」獄官只暗暗叫苦，立起身來問道：「不知爺爺要查的是那兩個，叫甚名姓？」馬靄道：「灑家沒知，只將楊么哥哥的爺娘脫放，灑家便跳去。」獄官聽了，才曉得日間府中投到這個大盜楊么，他就是楊么一伙的人，來劫他父母，錯尋到此。一時心內驚慌，答應不來。早見黑處有個禁卒，做了一個手勢，便會過意來，說道：「監中罪犯甚多，一時查點不來。若小官自去查叫，又恐爺爺疑心。如今同爺爺

到罪犯處，高叫楊么爹媽，有人答應，即便放出，豈不省便。」

馬震聽得十分快活，起身取了板刀，獄官攜燈在前相引。引入一條深巷中來，獄官假意叫：「楊么爹媽那裡？快來放出。」同走到中間，忙將燈一口吹滅，撇在地，急去藏躲。馬震跟在後，忽見燈滅。霎時黑洞洞，連叫幾聲『未入流』，並沒應聲。便罵道：「這撮鳥不中抬舉，叫他官名，卻不應聲，恁躲也躲不去！」遂用手在黑處摸來，忽聽見兩邊牆上，頭頂上，一陣陣的息息索索。忙一手摸去，卻摸著幾條硬鐵，側過頭來，腦袋上早撞著，險不撞裂。便又罵道：「恁怪撮鳥，可不是條死路，哄門灑家，只回去鬧他出來。」便轉身大步跳踏。不期地下有許多怪物，只一腳踏去，直將八搭麻鞋、裡布穿過，搥通腳底。馬震忙拾起個在手，卻是不方不圓、三角尖刺的鐵怪物。再摸著腳底，已淌出血來。馬震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呆夯鳥，敢算灑家！」遂掄動板刀，要砍殺出來。忽前後一陣鑼聲，火把齊照，叫喊：「捉黑臉賊！」馬震再看時，才見滿巷中，高低前後，密密層層，俱掛著千百條鐵刺，地下的俱是鐵菱角。

原來這條巷中進去，便是罪犯牢底。每到夜間，恐有走失劫奪，到晚間查完了罪犯，便在牆外從樑上放墜鐵錘，又灑下鐵菱，到天明依就在牆外扯起，掃去鐵菱安放，任是強人，再走不出。這夜正在查點，突被人殺入砍傷，禁卒見他兇頑，兩把板刀不離左右，一個獄官又嚇倒在地，軍牢禁卒俱不敢動手。聽見說出查人，忙與獄官會意，各去牆外，見滅了燈火，遂一齊放下鐵錘，亂灑鐵菱，然後篩鑼喊捉。馬震見有人叫捉，十分惱怒，要砍殺來。怎奈躲跳不出，忙用手拔開了一個鐵錘，跳得一步，那一個又擋在面前。跨一腳去，（原書此處缺一頁）時，縣尉喝住，叫上刑具，推入監去。自己乘夜來見知府，會同做就文書，次日飛報上司定奪。

這賀太尉奉著旨意，調集全省軍兵。曉得這一去，不是護守汴京，便去與金兵交戰，是個性命相搏有罰無賞的事。又見消息甚緊，他只在武昌延捱，推說軍馬未齊；及齊了，又推說糧草尚乏，只擁著嬌妻美妾、舞女歌兒，在帥府內吃酒取樂，圖個快活得一日是一日，全不念朝廷徵兵如火。這日忽接見報內，府官擒獲了楊么，一時滿心歡喜，暗暗算計了一番，道：「我何不借此功歸於己，便可又在此停留。」遂來對上司說道：「這楊么在東京驚動二帝，眾將擒獲，忽被同伙劫去。今逃入境內，不久生亂，幸得知府擒獲，縣尉獲其餘黨，口稱洞庭、天雄，向為地方心腹之患。若使久禁岳陽，城非堅固，尚有伙類效尤東京故事，關係不小。我今點起三千軍士，戰艦千餘，使人揚言進剿洞庭、天雄，暗將二賊解入武昌，即正典刑，賀某進京自當陳奏。」眾官聽了齊說道：「太尉高見，實是忠君愛民之意，悉聽主裁。」賀太尉聽了大喜，即傳令點了三千軍士、千號戰船，備了一角文書，差撥心腹虞侯，吩咐道：「這楊么是我仇人，須要謹慎解來，當面碎剮，才得快意。」虞侯領命，不日同軍士登舟，往洞庭湖進發，一路揚言進剿而來。

只這番楊么為救父母下獄，並賀太尉出兵，早有天雄山、洞庭君山兩處細作，各自飛報上山。兩山上頭領俱各驚駭，人人要來劫救。且說天雄山一班好漢，自從當日楊么犯罪，便要劫奪，一時措手不及，被人解去，只得常使人打聽消息。楊么事情雖不一一盡知，卻也曉得些大概，眾人無不想念，只不知近日回來的事情。這日忽有探事來報楊么回來受罪事情，便人人擦掌磨拳，準備下山劫奪。忽報洞庭君山遣人來下書，忙拆開看，卻是眾兄弟一封公書。只見上寫道：

楊么盡孝來南，從井陷身，不久俱斃。凡我同心，宜戮力捐軀，手援救溺，共敦義好。不意近得飛報，賀太尉遣兵四出，有不欲洞庭、天雄並立。若救溺失巢，守巢失義，均非良策。但各行已志，各展奇謀，誠恐鴻雁難傳，臨期不能畫一。因思水分杯勺，難救與薪；聚水成渠，易漂炬燼。君山去岳陽，片帆可渡。書到乞率虎賁共聚協謀，曷勝引領之至。

眾人看完，一時不解其中義理，何能遂細細解說了一番。眾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主意，還是怎麼處分？」何能道：「木不聚不成林，黨不結不固。我等原是等待楊么上山為主。楊么久意洞庭，趁此時移駐君山，合併共救楊么。為蛟為龍，正在此舉。」眾人聽了，十分歡喜。即一面寫書裁答，一面收拾，傳知合山小校，臨行燒燬關隘寨宇。不日起身，大小人眾共有五百餘人。何能傳令俱是官軍打扮，說是奉賀太尉徵調去武昌，所過府州縣並無盤詰。

將到湖岸，已有君山上準備船支，眾兄弟俱來迎接。陸續登舟，一時掛帆，渡到湖中。天雄山眾弟兄果見君山形如猛獸，盤踞湖中，有眾水來朝之勢，不勝歡喜。將次到山，滿山上鼓炮喧天，眾小校俱來迎接。一齊同人廳中，各各拜見。花茂、柏堅、呂通另是一番歡喜。張氏接了龐氏人內相見。廳上弟兄分坐兩旁：客位是游六藝、滕雲、何能、柏堅、王信，主位是郝雄、張杰、岑用七、花茂、呂通、章文用、郭凡。共是一十二位頭目，各自坐定。郝雄等說道：「一向久慕列位哥哥，再不得相會。卻因聞了這般大信，事在兩難，只得商議出這個計較來請列位哥哥。不期書到，蒙列位哥哥即棄寨到來，商量做事，實是楊么哥哥的福量。」何能接說道：「蒙眾位賜書，切當情理，只得棄小就大，以便日後圖謀。只不知這封書的寫作出自何人？」花茂指說道：「就是這位兄弟。他叫章文用，是個經書教授，久通文墨，真草隸篆以及刑名書札，無一不曉。只因沒坐性，去年失了館穀，一徑投上山來，拜了弟兄，稱他是『書記手』。」因又指著郭凡道：「這位兄弟是個賽盧醫。因山中常有瘴氣，軍士患疾，因知其名，特遣人到臨安，誘至中途，將實情說知，仗義到山，結了弟兄。」何能眾弟兄聽了，俱各大喜。不一時大排酒席，各自暢飲了一番。然後商議來救楊么，並迎敵官軍。何能疊著兩指，慢慢說出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層層波浪因風起，岌岌江山敗小人。